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20 年第 10 期 · 总第 754 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内容

政府救助干扰市场经济？汉莎航空的危机与纠结

抗疫缓、抗议起，比疫情更险恶的危机正在萌芽？

英欧谈判：欧盟表示对英国“很失望”

新冠危机造成 810 亿欧元财政缺口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0 年 5 月 11 日~5 月 25 日）

政府救助干扰市场经济？汉莎航空的危机与纠结

新冠疫情下的出行限制令全球航空业面临空前挑战，不少航空公司被逼入绝境。德国汉莎航空称，目前的客运量还不到疫情发生前的 1%，日运送旅客人数从平均 35 万人减至 3000 人左右。虽然企业在 4 月底时尚有 43 亿欧元的流动资金，但以每小时 100 万欧元的“烧钱”速度恐怕无法挺过这场疫情。

近日，德国联邦政府对汉莎航空的救助方案浮出水面。方案总金额将近 100 亿欧元，包括三个部分：其一是联邦政府拿出 55 亿欧元以静默参股的形式注入，要求保证 9% 的股息作为回报；其二是联邦政府出资近 10 亿欧元，在汉莎航空占有 25.1% 的股份，对于这部分入股，联邦政府要求在监事会获得两个席位，并享有相应的企业经营共决权和否决权；其三是国有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向汉莎提供 35 亿欧元的政府担保贷款。

但这个规模庞大的救助方案却引发巨大争议，而争议的背后是政治、经济各方的多重矛盾和博弈。

犹豫不决的汉莎航空

首先，汉莎对政府注资心存顾虑，因为这部分资金可能带有高昂的附加条件，尤其是其中的非静默入股部分，更将使联邦政府得以直接插手企业的经营决策。

此前，汉莎的同行法国航空已经获得了 70 亿欧元的国家援助贷款（其中 40 亿欧元是国家担保的银行贷款，30 亿欧元是国家直接发放的贷款），附加条件为：“法航必须成为最注重环保的公司”。在 2030 年以前，法航要降低远程和中程航线的碳排放，平均每名乘客每公里下降 50%。法国国内的航线更要在 2024 年以前就达成这一目标。此外，在 2025 年以前，至少 2% 的燃料要来自气候中性的能源。这些要求将对法航的航班安排产生非常具体的影响。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说：如果搭乘火车在 2.5 小时之内可以抵达，相应的国内航线将被取消，因为飞行这样的路线是“不合理的”。此外，勒梅尔还表示，法航将购入新的空客飞机 A220 和 A350 来降低碳排放，他希望法航会继续成为空客的好买家，以帮助这家陷入危机的飞机制造商继续存活下去。

兔死狐悲，法航的先例使汉莎管理层对国家的有条件救助犹豫不决。而且汉莎的企业结构较法航更为复杂，奥地利航空、布鲁塞尔航空和瑞士航空等都是汉莎的子公司。虽然瑞士政府已经向汉莎旗下的瑞士航空和雪绒花航空提供了 12 亿欧元的贷款担保，并且没有附带硬性的环保指标，也没有要求干预企业经营，但汉莎仍然担心，如果母公司开了先例，将来奥地利、比利时和瑞士政府都比照德国政府要求参与企业经营决策，

以此作为国家援助的回报，这将给汉莎的经营带来非常复杂的局面。

因此虽然可能有损企业声誉，但汉莎总裁施珀尔（Carsten Spohr）始终还在考虑申请进入德国破产法所特有的“保护伞程序”。如果进入这个程序，汉莎将在三个月的“保护期限”内继续拥有对财产的支配权，并在一名法院指定的管理人的监督下、在现今管理层的带领下进行重组。这样，汉莎将有机会摆脱对供应商和其他债权人的许多义务。汉莎股东及经营团队表示，目前虽然处境艰难，但主要是流动资金方面的危机。汉莎包括飞机在内的固定资产都还在，还有一些资产可以进行抵押，比如“常旅客计划”，仅其采集的大量数据资源就价值数十亿欧元。外界则普遍认为汉莎只不过是在垂死挣扎，没有政府救助根本不可能生存。

疫情大考逼问“莱茵模式”

一边是汉莎的顾虑和犹豫，另一边，德国政府和政界在是否应当涉足企业经营这个问题上也存在不同意见。

联邦政府对企业的救助注资主要依靠新成立的经济稳定基金（WSF），而该基金决策委员会由分别来自联邦财政部、经济部、总理府、劳动部、司法部和交通部的6名成员组成，党派分布上社民党略有优势（1名基民盟、2名无党派亲基民盟、3名社民党），另有2名咨询人。委员会内部迄今尚未形成一致意见。

联邦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Peter Altmaier，基民盟）认为国家不应参与航空公司的运营。他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说：“在我看来，我们不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施加影响，这一点很重要。”

大联盟政府中的另一执政党——社民党对此却持完全不同的看法。社民党主席瓦尔特-博尔扬斯（Norbert Walter-Borjans）称：“汉莎必须保证国家享有共决权”，此外还应保证劳动岗位、削减派发股息。如果国家向企业注资却不参与决策，“这无法向循规蹈矩的纳税人交待”。

目前德国政坛上升势头正猛的环保政党——绿党的立场更为极端：联邦政府援助汉莎时应当比照法国，附带严格的环境和气候保护要求，并且静默入股是不可接受的，政府必须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

汉莎救助之争的背后，是“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这个永恒主题。被称为“莱茵模式”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在战后实施七十多年，被认为是德国经济长期繁荣稳定的

重要基石。联邦经济部最辉煌的大厅便是以“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名字命名。

政府只当裁判员，维护市场经济的竞争秩序，绝不自己下场比赛，这是“莱茵模式”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德国需要一个强大而自律的政府，它既要严密关注经济运行、主动维护经济秩序，又要严格自我约束，限制自己的权力范围。要在政治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对政府的权能边界也始终存在争议。面对挑战和危机，政府直接插手，动用权力和资源迅速解决问题，这究竟是提高效率，还是扰乱秩序、揠苗助长？

回想就在疫情暴发之前的去年 11 月底，德国经济部正式发布《国家工业战略 2030》，也引发巨大争议。这份战略称，德国政府今后可以通过动用国家资金收购本地企业股份的方式，阻止来自非欧盟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收购一些特定领域的德企。显然，德国政府面对日益白热化的国际竞争，已经耐不住只当裁判员，准备好随时撸起袖子下场比赛。

而就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危机来看，德国政府的救助资金总额高达 1.2 万亿欧元，在其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以及美国。随着大量公共资金流入私人企业，政府一方面需要避免企业的“道德风险”，保障纳税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有机会直接推动诸如气候保护、绿色经济转型等外部性大于企业经济效益的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是否应当重新定位国家的权能边界？

毕竟，在“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诠释，从而形成自己的具体经济制度，因此只有是否适合自己国情、是否适应时代发展的相对优劣，并无绝对的高低对错。或许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极限大考的逼问下，德国也不得不对经典的“莱茵模式”进行新的思考。

抗疫缓、抗议起，比疫情更险恶的危机正在萌芽？

随着德国疫情趋缓，社交管控措施正逐步放松，而民众的示威抗议活动也愈发风生水起。上周六，德国多地再次爆发千人以上规模的“新冠示威”，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斯图加特，有 5000 人参加集会。虽然各地政府在批准集会申请时大幅减少了批准人数，并出台了严格的防疫措施，但仍有大量人群违规涌到抗议现场，仅慕尼黑警方就在周六当日发出 600 张强制驱离令，并有 20 多人因为违反《防疫法》被起诉。在一些地方甚至发生警民冲突，还有新闻记者在现场遭遇示威者的暴力攻击。

这样的抗议风潮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至今没有发生医疗资源挤兑，死亡率维持在低位，疫情趋于平缓，目前正在逐步放松管控措施，还有大手笔救助计划重整经济——到目前为止，德国政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出台的措施可谓按部就班，从成效上看，至少在欧洲算得上数一数二。

为何德国会爆发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抗议？《明镜》周刊的分析文章称：“危机现已进入第三阶段。它首先引发的是对健康的关注，然后是对经济的关注，现在是对自由民主的关注。”

抗议背后新纳粹主义的身影

抗议者关注的究竟是什么？虽然他们目前还没有严密的组织，但基本可以归为两大类：

第一类，政府抗疫措施的反对者。这些人认为政府刻意夸大了疫情：“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任何人感染新冠肺炎”，是“执政者们利用了疫情，使自己轻易获取更大的权力”。在他们看来，政府要求民众戴口罩以防止疫情扩散是“愚民”和“奴役”。他们中也不乏因疫情而在经济和生活上遭受冲击的失意者。

第二类，阴谋论者。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希尔德曼（Attila Hildmann）的拥趸。这位小有名气的素食厨师声称：新冠病毒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研制的，其目的是为了假借疫苗在人们身上注入芯片以进行操控。这部分人群中还包括本来就反对疫苗接种的激进分子和一些神秘主义者。

无论从参加者的来源、数量，还是从他们的观点来看，目前的“新冠示威”仿佛更多是疫情和社交封锁之下一些负面情绪的表达，但德国政府当局与一些学者却对此深感忧虑。

最近几周，不仅在抗疫前期几乎噤声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AfD）跳出来成为多地抗议行动的领头人，一些更为激进的极端势力也在摩拳擦掌。

根据德国安全部门得到的消息，极右翼势力正试图利用当前的抗议。联邦宪法保护局局长哈尔登旺（Thomas Haldenwang）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看到极端主义者，尤其是右翼极端分子，正蠢蠢欲动想要利用‘新冠示威’”，他们一直就在寻求与市民阶层的连接。“目前参加示威的大多是守法公民，但右翼极端分子可能会携带敌对情绪和破坏国家的目的摇身成为示威行动的领导者”。互联网上那些滋生政治蛊惑、阴谋论和

虚假新闻的源头正借此进入现实世界。

联邦刑事调查局（BKA）的发言人也提出了相应的警告。而据《法兰克福汇报》记者的调查，第三条路（Der Dritte Weg）、右翼党（Die Rechte）以及德国国家民主党（NPD）等极具新纳粹主义色彩的极右翼政党都在呼吁自己的支持者们积极参与“新冠示威”。北威州内政部长罗伊尔（Herbert Reul，基民盟）称这些人是“披着羊皮的狼”。

危险的想法和趋势

奥地利政治学家施特罗贝（Natascha Strobl）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细致地分析了新纳粹主义极右翼分子在新冠疫情中的立场：

他们主张对病毒的传播不加控制，因为在他们看来，病毒只会攻击病人和弱者。在法西斯主义世界观中，这些人本来就没有价值。平时可以拖着他们同行，但一旦他们成为强者的负担，就应被放弃，如果有必要，就消灭他们。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强者生存，包括身体。因此他们痴迷于青年，崇尚英雄式的男性气概。

在有关疫情的争论中，将强壮的与孱弱的、将健康的与有基础疾病的人区分开，这种想法也渐渐获得普通人的共鸣。施特罗贝指出，可以在医学层面给予有基础疾病者特殊的保护，但如果在整个社会中按照强弱优劣将人分成三六九等，这种想法就是在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边缘。还有，认为老年人已基本达到预期死亡年龄，因此可以容忍这个群体的高死亡率，这种想法也是非常错误的。最新研究显示，新冠肺炎逝者较预期寿命平均早逝 11 至 13 年。再说，谁又有权剥夺一个人的生存时间呢？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绝对价值，这条原则是现代性的最重要成就。如果开始将生命的价值相对化，将滑入一个无穷的深渊：这个人已经老了，那个人是吸毒者，无家可归者无人牵挂，救助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代价太高……这种相对化一旦开始，就绝不可能止步于这一场新冠危机。

当前“新冠示威”中对现状心存不满、陷入迷茫和不安的抗议者们很容易受到新纳粹主义的蛊惑。那些认为政府过度抗疫的人能轻松地在新纳粹主义这里找到解释和支持。而阴谋论之所以能有生命力，就是因为它们为混乱的现状提供了某种看似全面、贯通的解释，并通过分享某种秘密和启示来构建一种归属感，而新纳粹主义也具有类似的功能。而且在阴谋论的阵营里有许多人相信，新冠疫情是一场密谋，即遵照某种“犹太指示”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因此他们本身就具有反犹倾向。

那些疫苗反对者中有一部分仅仅是出于对疫苗的恐惧，而另一部分属于神秘主义阵

营的、有组织的疫苗反对者则认为：人类本身就是一种疾病，现在大自然要重新夺回这个世界。因此这部分人能够接受“弱者”的死亡。在这方面，他们的想法与新纳粹是有交集的。

德国学者们在论及本次“新冠示威”时常常会提及 2014 年因乌克兰危机而引发的所谓“和平守夜”活动。在这场于柏林望景宫——联邦总统官邸前举行的示威活动中，反美、极右、反犹和阴谋论者结成了所谓的“横向阵线”。而最近的示威活动不由让人再次想起这种德国特有的“抗议共同体”，而且在事关千万人生死的疫情之下，这样的联合更令人毛骨悚然。

当然，走上街头的仍只是少数。《明镜》周刊委托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70%）德国人认为政府的抗疫措施是恰当的，只有 19%的人认为措施过于严格。但也要看到，虽然管控正在逐步放松，前者的比例却较三周前下降了 4 个百分点。目前很难设想，如果疫情回潮，管控重新收紧，经济进一步凋敝，德国的民意会走向何方。

英欧谈判：欧盟表示对英国“很失望”

据 tagesschau.de 报道，欧盟脱欧之后的最新一轮英欧谈判已经结束，欧盟谈判代表巴尔尼（Michel Barnier）表示，谈判仅取得“很有限的成果”。他表示，“英国对于谈判，以及其他虽然并非谈判核心但也很重要，并有象征意义的领域缺乏野心，这一点令人失望”。如果要避免陷入僵局，下一轮谈判必须更具活力。

英国于今年 1 月 31 日退出欧盟，但有关今后英欧双边关系的谈判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开始，但迄今没有结果。5 月 11 日，双方开始脱欧之后的第三轮谈判。时间很紧：如果不能在年底前达成协议，将有可能在双方共同的经济、法律和社会规则都未能澄清的情况下出现“无协议脱欧”的局面。如果要延长谈判期限，双方必须在 6 月底前达成一致——到目前为止，英国始终拒绝延长谈判期限。

巴尔尼表示，欧盟将加快为“无协议脱欧”做准备，不会为英国的经济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价值观。

英国谈判代表弗罗斯特（David Frost）也对谈判无法推进而颇有怨言。在平等和公平的竞争条件这一点上，双方始终无法取得一致。

英国希望在离开欧盟后能无阻碍地进入欧盟内部市场。但欧盟则坚持，英国必须在标准和规则上服从于欧盟共同市场，以避免不平等的竞争条件。这其中也包括遵守相同的社会和环境标准。

弗罗斯特指责欧盟在这个问题上有“意识形态色彩”，但他仍然认为有望在年底前达成协议。

6月1日之后，双方将开启新一轮谈判。专家们普遍认为，年底前达成协议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协议即便在繁荣时期也很难这么快达成，而现在新冠疫情及其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又进一步增加了谈判的难度。

新冠危机造成 810 亿欧元财政缺口

据 tagesschau.de 报道，联邦财政部长朔尔茨（Olaf Scholz）近日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将给联邦、联邦州和市县带来巨大的财政缺口。今年，上述三级财政的税收收入将自 2009 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巨大滑坡，据估算将较 2019 年减少 815 亿欧元，降幅超过 10%。其中，联邦财政收入将减少 440 亿欧元，联邦州层面减少 350 亿欧元，市县层面减少 156 亿欧元，而向欧盟缴纳的资金也将减少 40 亿欧元。

朔尔茨称，财政收入的下降程度“在预期范围内”。他相信，抗击新冠危机，德国在财政上没有问题。由于德国多年实施非常稳健的财政政策，因此德国政府有能力应对当前的状况。但是朔尔茨也补充说，这个估算只是基于现状，疫情的未来发展及其影响还无法进行准确的预测。

朔尔茨也强调，尽管财政负担加重，但联邦政府将坚持推行基本养老金，并按计划从明年开始支付。“我们拿出了数十亿欧元。我们向大企业提供数十亿欧元的贷款。如果有人问，现在我们无法支付刚刚超过 10 亿欧元的基本养老金，那肯定是在找骂。”

按照目前的预测，未来若干年的财政收入也将持续萎缩：截至 2024 年，联邦、联邦州、市县的三级财政的总收入将较去年秋季的预测减少 3159 亿欧元。

联邦政府预计，德国将出现战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根据当前的春季景气预测报告，今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6.3%。因此，可以预见，营业税、企业税、所得税收入都将下降。

一边是财政收入锐减，另一边却是经济救助措施造成的巨额开支。目前联邦政府计划新增 1560 亿欧元的政府负债，可能还不够。下个月，朔尔茨还将追加推出一项数十亿欧元的一揽子计划，以促进经济景气。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已经在新冠救助上投入 4534 亿欧元。此外还有 8000 多亿欧元的担保，如果被担保企业无法履行偿债义务，这也将成为政府的开支。

朔尔茨表示，在编制明年预算前，还将于今年秋季再追加进行一次财政收入估算。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0 年 5 月 11 日~5 月 25 日）

5 月 11 日 德国新近实施了更多放宽措施，但成千上万的民众还是在众多德国城市上街示威，抗议国家为了遏制病毒传播而采取的多项限制措施。

5 月 13 日 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宣布，放松边境管制的步骤从本周末开始。前提条件是德国国内以及相关邻国的感染情况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德国对所有陆路边境口岸的管制将于 6 月 15 日彻底终止。

- 德国宪法法院上周要求欧洲央行在三个月内证明根据刺激计划购债的必要性，否则德国央行必须停止购债。针对这一挑战欧洲央行的裁决，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将采取明智的行动来回应针对欧洲央行刺激计划的法庭裁决，并以此为契机推动欧元区更紧密的经济政策协调。

5 月 15 日 德国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滑 2.2%，为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季度降幅。与第一季度相比，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幅预计将达到 11.5%。

5 月 19 日 欧洲经济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显示，德国投资者 5 月对市场的信心高于预期，对德国经济下半年恢复增长的期待同样增强。投资者经济信心指数从 4 月的 28.1 回升到 5 月的 51.0。

5 月 20 日 德国政府将对《对外贸易和支付条例》进行修订，将严控非欧盟投资者收购德国医疗部门的审核门槛。德国将严控非欧盟投资者收购德国医疗企业 根据这项新规，未来只要非欧盟投资者在德国医疗部门持股超过 10%，德国政府就有权审核这项举动是否存有安全风险。目前这一审核门槛是 25%。这些医疗部门包括生产疫苗、药

品、防护装备以及呼吸器等医疗器材的公司。报道认为，这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德国医疗企业免受外国投资者的收购。

5月20日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发布的报告显示，外国去年在德国的绿地投资项目数量为1851个，同比减少10%。这些项目计划创造的工作岗位却明显增加，从2018年的2.4万个增长到2019年的4.2万个。从国别看，德国去年最重要的三个投资来源国分别是美国(302个)、英国(185个)和瑞士(184个)。中国(154个)跌出前三位列第四。2019年全年中国在德投资项目在当地创造不少于4400个就业岗位，较2018年大幅增长3000个。报告还指出，中企在德开展制造和研发的比例高于各国在德投资企业的平均值。

5月21日 德国外交部部长马斯呼吁美国重新考虑退出已有18年历史的《开放天空条约》的决定。德国认为该条约有助于维护北半球几乎所有地区的安全与和平，而美国的退出将削弱该条约。美国不能仅凭对俄罗斯不能全面执行该条约，就退出该条约。

5月25日 德国联邦政府同意通过经济稳定基金向汉莎航空集团提供90亿欧元救助。根据救助方案，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及相关私有银行将向汉莎提供30亿欧元的银团贷款；德国政府将提供57亿欧元的无投票权资金和3亿欧元的股权增资。由此，德国政府将取得汉莎至少20%的股权。该救助方案还需得到集团董事会和监事会以及欧盟委员会的批准。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20年5月25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朱宇方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